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八義  
第十三回 結弟兄同生共死 才相見即刻別離

詞曰：

說起猴子阮英 嚇走賈氏秀英  
書房以內問真情 才知公子景隆  
二人通罷名姓 立時就要起程  
約定明日再相逢 來了徐氏表兄

西江月罷，後有一段相隨，明公落坐細聽在下慢慢的道來。

天上星多月不明 地上道多分西東 山高石廣金玉少世上幾人君子行 空中飛禽朝朝過 想見鳳凰萬不能 獐貓野鹿滿山跑 未見麒麟把山蹬 幾句閒言書歸正接連上回書半封

這幾句閒言勾開，接上回。上回公子說：「你有這樣能耐，我在濟寧州東門外有一個朋友，名叫尉遲尚。他身高一丈二，背闊尺半，橫眉圓目，怪肉恒生，青筋疊起，兩個眼睛有茶碗口大小，眼珠子好像剝了殼的鴨蛋點了兩個黑點一般。那是我叩頭的大爺，到後來能替我周家報仇。你若能替我周家報仇，等明日買些香燭紙馬，再找些有本事的，拜弟兄叩頭亦不為晚。」

阮英說：「好兄弟，叩頭不要人多，人多心不齊。俺哥倆永好，亦不用看好日子，你是大哥，我是老兄弟。就對著這孔聖人俺哥倆拜為生死弟兄好不好呢？」周順說：「弟兄說好便好，今日就是黃道吉日。」上前拉住老兄弟，跪在聖人牌前對天明誓。

周順拉住小阮英 跪在書房地川平 公子說忙把頭叩就如同胞一母生 你娘死了我穿孝 我娘死了你陪靈若有三心共二意 老天打雷不能容 公子書房明下誓驚動好漢小阮英 好漢聞聽心歡喜 大哥哥語我愛聽弟兄今日把頭叩 二人好比一母生 你若有難我去救能救哥哥出火坑 別看你犯滅門罪 誰若拿你可不中東京汴梁兵將廣 那怕來至濟寧城 不是兄弟說大話一到疆場就成功 拿住一個殺一個 殺人只當切大蔥看你是一個真君子 對起文標徐振中 從今以後結下拜哪怕投火去投坑 若有三心共二意 死在千軍萬馬營小爺這才明罷誓 叩頭站在地川平 弟兄二人同落坐忽聽樵樓打五更 樵樓打罷五更鼓 金雞三唱到天明長桿挑去明月月 鐵帚掃去滿天星 一夜晚景天氣亮猴子又把哥哥稱

阮英說：「大哥，天不早了。不久要亮，我要走了。」周順說：「兄弟，你且慢走。我那還有一瓶子狀元紅酒，還未開瓶，俺哥倆喝幾杯再走不遲。」

阮英說：「等明日多整些菜，我才吃呢。今日晚上不吃，明日晚上再來。大哥你多整菜，等著我，也就是了，我要走了。」周順說：「等我與你開大門。」

阮英說：「俺兄弟走道不用開大門，專會穿房越屋。」正說話之間，這位爺掏腳步出了書房，說道：「周大哥，明日晚上再見罷。」

詩曰：

好個小阮英 說罷往外行  
叫聲周大哥 明日再相逢

且說阮英出了書房，穿房過院，立時蹤影不見。周順跟隨在後，走出書房，說：「老兄弟慢走，大哥送你一程。」一望蹤影不見，說道：「老兄弟，好快腿，出門就不見了。」阮英在房上看的明白，說：「大哥，你回去罷，我在這裡，明日晚上，多多整些酒菜，我要走了。」將身形一擺，穿房過院，看看天氣甚早，我在天溝睡一會覺，再走不遲。猴子睡覺不提。周順見老兄弟不見了，自己走進書房，止滅燈燭坐在牀上，左思右想，這事實也湊巧，這且不提。且說賈秀英躺在牀上，朦著被子，咯咯呀呀的裝病。來姐走到跟前，說：「大嬸呀，天亮了，還不起來，咯呀的甚麼？」賈氏說：「來姐，你不知我病了？」來姐說：「大嬸呀，你得的甚麼病？告訴我，我會與你請醫生呀。」

丫環開口把話明 連把大嬸尊一聲 夜晚得的甚麼病說說病源請先生 賈氏聞聽這句話 叫聲來姐你是聽晚上忽然作一夢 夢見大叔回家中 走進繡房來拉我渾身發麻骨頭痛 丫環聞聽這句話 尊聲大嬸你是聽你今得的思夫病 大叔不久回家中 大叔不是回家轉他先與你請先生 先與大嬸把把脈 放針吃藥病就輕賈氏聞聽這句話 連把來姐叫一聲

賈氏說：「來姐呀，你大叔若是回家，你看著他屋裡去，別叫他到書房，先叫他上我這屋裡。」自己暗想說道：「若是打架先動手，要想吃虧萬不能。」

賈氏拿定主意，暫且不提。再說文標往回行走，離家剩有一天路了，住在店中，夜晚作了一夢，夢見家中有大禍臨身，想起表弟犯了滅門之罪，怕是走漏風聲，拿進官衙，那時怎了？文標思想到這裡，也沒有睡著，竟早起來也不打點，也不用飯，更衣齊整辭了店主，出了店房，來至槽頭近在打開坐馬疆繩，拉出店門上了鞍轡，將坐馬一催，走起來了。

文標心急不曾停 打馬揚鞭快若風 打的坐馬痛難忍四蹄蹬開賽如龍 馬如騰空人生翅 卷土飛空紅日蒙文標馬上抬頭看 眼前來至濟寧城 催馬加鞭把城進跑過大街快如風 來至自家府門外 棄蹬離鞍往內行文標來至自家門首，下了坐騎，徒弟們一見師傅回來，上前拉過坐馬，遂又問：「師傅回來了，一向平安，路途多有辛苦。」文標回言說：「不辛苦。」又說：「你週二叔還在俺家無有？」徒弟說：「我週二叔還在俺家呢。」

文標聞聽此言，將心放下，邁步走進大門，穿房過院來至上房，開了門，走進上房，見了娘親姑母，躬身施禮，口尊姑母娘親，請問安否？二位夫人聞聽，喜不自勝。周母說道：「姪子回來了。」文標說：「姪兒回來了，多承姑母掛心。」夫人說：「姪兒，你進京打聽俺周家官司，怎麼樣了？」「未出赦旨到還罷了，拿你周家風聲太緊。」老夫人聞聽此言，淚如雨下。說道：「昏君哪，如若不出赦旨，俺母子也不能出頭露面了。」

周老夫人開口罵 罵聲昏君無道龍 不該信寵奸妃話害俺周家甚苦情 忠臣諫言全不信 只信奸黨老蔡京只顧把那忠臣害 萬里江山怎安寧 夫人恨罵多一會再說文標徐振中 邁步出了上房內 即到書房看分明往前正走來得快 書房不遠咫尺間 周順正在書房坐只聽門外有人行 慌忙開門往外看 瞧見表兄徐振中走上去忙施禮 尊聲哥哥可安寧 一路行程多辛苦風霜勞碌去到京 文標還禮說聲請 書房以裡敘寒溫說罷謙恭往裡走 小爺周順在後行 書房以內落了坐周順又把表兄稱

話說文標與周順進了書房，二人落坐。文標還未開言，周順說：「表兄你這一路汴梁打聽我周家的官司，怎麼樣了？」文標說：「若提起你周家的官司，一言難盡。不但不出赦旨，拿你母子風聲更緊。」周順聞聽此言，心如刀攪。說：「我周順也不能出頭了。」長歎了一聲，便低頭暗想昨日晚上，我嫂嫂寫了一封情書，送在書房，還有黃金戒子為證。此處我也不能久住，如若叫我哥哥知道此事，大有不便。我若對他說了實話，他的皮氣性如烈火，他若把我嫂嫂殺了，我周順跳在黃河也難洗清白。能叫一人耽，不叫二人寒。

話到舌尖留半句，想叫我說出實實不能。暫且不提。卻說丫環來姐走進繡房，說道：「回稟大嬸子，我大叔回家來了。」賈氏聞聽，嚇了一跳，說：「來姐呀，你大叔現在哪裡？」來姐說：「我大叔現在那書房與我週二叔叔談呢。」

賈氏說：「我把你這無用的奴才，我叫你看著你大叔回來，不叫他到書房，叫他先到我這屋裡來。」來姐說：「我也未看見他什麼時候回來的。」這且不提。話說文標站起身形，邁步出了書房，周順欠身離坐，送出書房門外。

文標說：「兄弟不用送了，回去讀書要緊。公子回在書房，文標忙向繡房走來，用手將門推開，走進繡房裡面，只聽賈氏哎呀哎呀蒙著被褥。文標一見，將身落坐，說道：「賢妻呀，你這怎的了？」賈氏說：「丈夫你可回來了，奴家也不能動轉，我這也起來不得了」。文標說：「賢妻，你因何起不了？你對丈夫說來，甚麼病證，我好與你調方下藥，去請先生。」賈氏說：「我實實的不能說了。」文標說：「人不說不知，木不鑽不透，砂鍋子不打不碎。吾也不走漏，你何不對為丈夫說呢。」賈氏說：「我若對你說了，怕丈夫生氣。」文標說：「我不生氣了。」賈氏說：「你若是真不生氣，我就要說了。當你去保鏢臨走時節，將一派的家業裡裡外外你都托了誰人？」文標說：「我臨時的要走，裡裡外外俱托了周順照管著。」